

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山祖師

一代宗師蔡元培傳奇 (上)

● 王培堯

現代教育啟蒙宗師

蔡元培（一八六八—一九四〇），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山祖師，在清末為新教育事業的在野領袖，至民國肇建，兩次出任教育行政最高職位的教育總長，同時出掌北京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，他在教育方面的創新與啟蒙，被喻為「一代宗師」。

蔡元培字鶴卿，又字仲申、民友、子民，亦曾化名蔡振、周子餘等。浙江紹興人，一八六八年（清同治七年）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山陰縣城內筆飛術故居。其先世係由諸暨遷到紹興，原因是他的祖先某公經營林業，遭同行相忌，被人用斧頭砍傷，乃棄林業攜家遷居，另謀生計。但到了他的曾祖父一代又出了事，他的兩位曾伯祖

到廣東販運綢緞，因逃漏關稅，被官府查獲，依律治罪判處死刑，蔡家傾家蕩產，打點官府，總算保住性命。從此家道衰落，直到他的祖父蔡嘉謨才中興家業，蔡嘉謨在紹興城開了一家當舖，賺了不少錢，買進筆飛坊一幢坐南朝北的頭進房屋安家，後來蔡元培即生於斯。筆飛坊靠進戩山，山前有座古剎戒珠寺，原為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故宅，後來捨宅為寺，寺前迄今猶存鵝池，即王右軍養鵝處。

蔡家祖宅房子不大，因他的祖父育有七子，長大結婚時不夠使用，乃在屋後加蓋五層樓的一幢大房子，分配給結婚的兒子使用，蔡元培的父親蔡光普是長子，多配有騎樓一間，是祖父的特別優待。蔡光普經商有成，開有一片錢莊，四叔、五叔、九叔都在錢莊做事。他的六叔蔡銘恩最

愛讀書，曾經入庠補廩，是蔡家第一位得科名的秀才。

幼時遍讀經史典籍

蔡元培也有兄弟姐妹七人，他排行第二，呱呱墜地後，父給乳名阿培，十一歲時父親病故，靠母親克勤克儉，撫育兒女長大。十六歲時慈母亦見背。蔡元培在六叔蔡銘恩的指導和協助下，遍讀經史典籍。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出版的「人間世」雜誌刊有他自撰的一篇：「我受舊教育的回憶」，文中對於他自啟蒙以至「對句」、學「八股文」的經過，記述得既生動而又詳盡，茲予附錄於後：

「我六歲，（以陰曆計，若按新法只四歲餘），入家塾，讀百家姓、千字文、神童詩等。本來初上學的學生。有讀三字

經的，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，然而我沒有讀這些。我讀了三部『小書』以後，就讀四書。四書讀畢，讀五經。讀小書四書的時候，先生是不講的，等到讀五經了，先生才講一點。然而背誦是必要；無論讀的書懂不懂，讀的遍數多了，居然背得出來。

「讀書以後，還有識字、習字、對句的三法，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。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，每一個字，不但要念出讀法，也要說出意義；這種方法，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採用的，但加上圖畫，這是比從前進步了。習字是先摹後臨，摹是先描紅字，後用影格。臨則先生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，後來用帖子放在面前，在別的空白紙上照寫。初學時，先生把住我的手，助我描寫，熟練了，才自由揮寫。對句是造句的法子，從一個字起，到四個字止，因為五字以上是詩，可聽其自由造作，不必先出範句了。對句之法，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，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，靜詞中顏色、性質與數目等，都要各從其類；例如先生出了白馬，學生對以黃牛、青狐等，是好的，若用黃金，狡狐等等作對，就不算好了。先生出了登

高山，學生對以望遠海，鑿止水等，是好的；若用耕綠野，放四海等作對，用顏色數目來對性質，就不算好了。其他可以類推。還有一點，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；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，仄聲字與仄聲字對，雖並非絕對的不許。但總以平仄相對為正軌。又練習的時候，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，而且在仄聲中，上、去、入的分別，也在對句時隨時提醒了。

「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，先生就教作八股。八股文託始於宋人的經義，本是散文的體裁，後來漸漸兒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，演成分股的文體，通常雖稱八股，到我學八股的時候，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。六股以前有領題，引用題目的上文，是『開篇』的意義；六股以後又有結論；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，確是整篇。然而領題以前有起講（或稱小講），約十餘句，百餘字；起講以前有承題；約四五句，二十餘字；承題以前有破題，僅二句，約十餘字，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？我從前很不明白。現在才知道了。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；先將題目的一句讀為兩句（也有將題目的若干句縮成兩句的，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），進一步，演為四句；

再進一步，演為十餘句；最後乃演為全篇。照本意講，有了承題，就不必再有破題；有了起講，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；有了全篇，就不必再有破、承與起講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，竟頭上安頭，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，這實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；我所以不避煩瑣，寫出來，告知未曾做過八股的朋友。

我從十七歲起，就自由的讀『考據』『詞章』等書籍，不再練習八股文了。」

蔡元培六歲啟蒙時，由父親取名「元培」，十一歲前由父親延塾師在家中課讀，十一歲父故，家道中落，請不起塾師，乃從六叔讀書，十四歲時從八股文名家王子莊學習，使他打好八股文的基礎，讀到十七歲，一舉中了秀才，此後，他深感求學問遠比求功名富貴重要，所以他不再治學子業，而專攻小學、經學，不作八股文而作駢體文。他自稱當年的他是好奇而淡於名利，「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」。因此，他治經偏於故訓與大義。治史呢，則專注於儒林、文苑諸傳，藝文志以及其他關於文化、風俗的記載。對於戰史、政治史和地理、官制的考據，他便視若畏途，為之裹足，他曾自承是「尚推想而拙於

記憶」。

十七歲時開館授徒

十七歲的秀才蔡元培，開始設館授徒，正式投身教育事業，兩年後，紹興徐樹蘭家延他為西賓，徐家藏書甚多，他課讀之餘，博覽群籍，從此不再作八股文，改攻辭章考據，在徐家教書三年多，獲益極大，二十四歲考中舉人，與梁啟超同榜，廿六歲入京會試，中了二甲進士，第二年補翰林院編修。

比蔡元培大兩歲的吳稚暉（敬恆），

在蔡元培中舉後，讀到蔡元培的三篇「怪八股文」，猜度他一定是一名「怪誕詭弒之士」。及至蔡元培闖場之中連戰連捷，入了翰林院，他的「怪八股文」竟然成為一時之風尚，而為天下應試仕子所爭相倣效。吳稚暉又曾說過，他那一套曾被清真雅正的八股家，「太息以為文妖」。直到若干年來，吳稚暉方始恍然大悟，蔡元培的「怪八股文」也不過「多用些周秦諸子的典故，為讀書人吐一口惡氣，打倒高頭講章而已」。其實這正是早年的新文化運動，照吳稚暉的說法是「拖上一枚用香煙罐頭粗製的炸彈」。

高中進士得意北京

廿六歲，春風得意的蔡元培在北京時，被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慈銘延為西席，李慈銘也是紹興人，為史、詩、文一代方家，性格剛直，不避權要，復愛議論臧否，不輕假借，但愛惜人才，獎掖後進，家中藏書亦多，蔡元培在李家為時甚暫，但獲益良多。

蔡元培在京頗受朝野名流重視，如同治、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日記即有以下的記載（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記）：

「新庶常蔡元培，號鶴青（卿），紹興人，乃庚寅貢士。年少通經，文極古藻，雋才也！在紹興徐氏校刻各種書籍。」

葉昌熾的「緣督廬日記」，亦曾記有

「蔡鶴庚（卿）來，欲觀王蒿隱遺集，即請其編校。鶴庚，蒿隱門人也。」

他所謂的「王蒿隱」，就是蔡元培的另一位老師王頌蔚，字芾卿，治三禮，精於駢體文，他跟葉昌熾是極要好的總角之交。

侍母至孝割股療親

早年的蔡元培以孝友聞名，十一歲失怙時即已苦塊昏迷，形銷骨立，十三歲他的母親周太夫人生病，他親侍湯藥，甚至割股療親。因為，蔡元培的祖母當年病篤，他的一位叔父蔡純山，便曾祝禱上蒼，然後從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和在湯藥中請母親服食下去，據說，就由於蔡純山的孝行上感天庭，所以才讓那位老太太增壽一紀，多活了十二年。蔡元培十三歲便也效法他的叔父，割臂和藥以進。說也奇怪，周太夫人的重症，竟會日有起色，漸至痊癒。不過，三年以後，周太夫人又生病了，這一回，是由蔡元培的長兄蔡元堅割的股，然而偏不靈驗，周太夫人終於溘然長逝。周太夫人逝世，蔡元培哀傷逾恆，他堅持要行那寢苦枕塊的古禮，家人怕他體弱不支，百計勸止，他卻在更深人靜的時候，自己抱著枕蓆，睡到他母親的棺木旁邊。使他的哥哥和弟弟見了不禁深切自疚，便在靈堂之中搭一張榻，兄弟三人共襪大被，同在一齊伴靈。

在周太夫人下葬前，因為父母雙亡，身為一家之主的長兄蔡元堅，遵從母親的臨終遺命，替蔡元培行聘訂婚。蔡元培知道了，堅持以為不可，要求立刻取消，並

且痛切自責大不孝，為之號啕痛哭。直到滿孝之時他方始迎娶新人入門。這就是蔡元培的元配王氏夫人。

自辦學堂倡導革命

一八九四年，甲午一戰，大清帝國竟敗於扶桑三島，民情鼎沸，輿論譁然，蔡元培的舊東翁李慈銘憤慨扼腕而卒於官，朝野志士受到重大刺激，自強維新的呼聲響澈雲霄，蔡元培受此影響，開始熱中西書，大量閱讀譯本，涉獵日廣，逐漸學貫中西。此時正值戊戌百日維新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炙手可熱，權勢甚重，蔡元培與梁啟超為己丑同年，但在「拜康門者踵接」之際，他卻恥於依附。並非他孤芳自賞，以炫清高，實是在他別具慧眼，洞燭機先，認為康梁必敗，他看準了朝廷腐敗不堪，難以圖強。戊戌政變失敗後，他飄然南下，棄官從教，回原籍創辦中西學堂，出任監督（校長），埋首擊劃，精心經營，在校內設英、法兩國語文課程，極力提倡啟發新思想，接受新知識。贊同他主張的有文辭教師馬用錫，畢生致力於民權和女權的提高，還有一位理科教師杜亞泉，倡導「天演競存」之達爾文進化論。他們經

常和紹興中西學堂的舊派老師反覆詰難，發生激辯，因而被舊派目為洪水猛獸般的「新派」，而身為監督的蔡元培對新派公開表示支持，從而使舊派銜恨日深，直接訴諸堂董徐某。這位徐常董請蔡元培將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後所頒布的「正人心上諭」，恭錄一遍，懸諸禮堂正中。蔡元培憤而辭職，離開紹興中西學堂。

續弦婚姻五大條件

任中西學堂監督期間，蔡元培原配王夫人因產後失調病逝，卜葬之後，向他提親說媒的紛至沓來，而他因孩子幼小，需人照顧，亦亟待續弦，但第一次婚姻係奉堂上之命，這次他提出自己的主張，開出五個條件：

- 一、須不纏足。
- 二、須識字者。
- 三、男子不娶妾。
- 四、男死後，女可再醮。
- 五、夫婦如不相合，可離婚。

上列條件，在今日看來，誠然毫不出奇，但在一百多年前的舊社會，由堂堂兩榜進士出身的翰林，學堂監督，公然提出夫死妻可改嫁，夫婦不相合可以離婚的先

決條件。那真是駭世驚俗，嚇人聽聞，被衛道之士認係空前未有之大膽作風。因此這件事便不脛而走，傳誦一時，蔡元培從而成為舉國皆知的新派人物。另一方面，則許多願嫁青年翰林公的舊式閨秀反而為之裹足，惟恐受到物議。蔡元培續絃也因之一再拖延，直到翌年方始訪得一位多才多藝的孝女，江西名儒黃爾軒的女公子，閨名黃世振，字仲玉。她不但是天足，而且工詩善畫，還曾為癒父病到臂療親，兼有才女孝名的佳譽。蔡元培乃挽江西友人葉祖鄉擔任大媒，談妥了這一門親事。和黃世振女士成嘉禮時，他又以身作則，澈底改良浙江舊式婚姻陋習，將例有的毫無意義而懸諸禮堂正中的福祿壽三星畫軸取消，代之以一副紅幃，上綴「孔子」兩個大字。中午宴客，午後則開一次演講會，代替「鬧房」的無聊之舉。

無師自通教授日文

再婚後，蔡元培受紹興旅外華僑之託，至杭州創辦了一座新式小學，教育家鄉子弟，翌年，應清末狀元張謇之邀，任上海澄衷中學堂榮譽教員。不久復膺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教習。南洋公學為南洋大

中學及交通大學的前身，不過蔡元培任教該校時，才辦到小學及中學兩部分，特班學生為古文已有相當基礎的優學之士，專教外國文及經世之學。蔡元培任日文教師，他的日文是無師自通，只能讀不能講，用自行摸索的讀日文法教授學生，不料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學生學到蔡式日文，就直接翻譯起日文書來了。其中出類拔萃的人物有弘一法師李叔同、革命詩人謝元量，還有邵力子、貝壽、項驥等人。

入同盟會激烈排滿

在上海，蔡元培經報人蔣觀雲介紹認識了江南高僧烏目山僧，原名黃宗仰的烏目山僧，當時正在猶太富商哈同的愛儷園（哈同公園）內，為其夫人羅迦陵主持佛事，備受哈同夫婦禮敬。烏目山僧是位愛國和尚，不滿清廷招來外患，有被列強瓜分之虞，於是與吳稚暉、蔡元培合組了「中國教育會」，後來成了江南革命的大本營。

作為南洋公學教師的蔡元培，讓學生自由讀書，然後作日記和月課，由他親自批改。在他批改的文字中，已很有提倡民權和女權的傾向。一年後，南洋公學全體

學生因為抗議校方嚴禁批評時政，憤而退學。除部分家在上海，或者在上海有親友

工作。

吳樾炸彈出自其手

小旅館裏，生活艱難，前途茫茫，莫所適從。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推派代表向中國教育會求助。蔡元培、吳稚暉對於退學學生進退維谷之境至表同情，他們立刻開會討論，出乎意外的竟獲得烏目山僧慨然應允：「一切費用由我負責！」烏目山僧說服哈同夫人羅迦陵拿出一筆錢來，維持學生生活，後來又收容因抗議日俄侵我東北的留日退學學生，這些學生都是激烈的革命分子，加之吳稚暉、章太炎在上海倡導革命，蔡元培深受影響，遂成為激烈的革命人物，經由何海樵介紹加入同盟會。

一九〇二年，蔡元培在上海創辦「愛國女學」，分師範、中學、小學三部，這是中國開天闢地第一座女子學校，由他擔任經理，實際主持校務。這所女學也是南方革命的大本營。不久，學生與日俱增，於是他決定了進行革命的大計方針，男生可編練成軍，播下暴動的種子，女子可從事暗殺，他要在愛國女學為暗殺播種。

起先，他經由何海樵的介紹，參加了一個學習製造炸彈的小組，小組一共有六個人，包括蔡元培、何海樵、楊篤生和蘇風初等在內，以蘇風初擔任指導，秘密買屋，著手製造炸彈。彈殼，由黃興和蒯若木供應，從日本託人悄悄的偷運進口，彈藥，由蔡元培爭取到理化教員鍾憲鬯加入幫忙，由鍾憲鬯向科學儀器館代為採購，以免引起滿清官吏和密探的疑心。他們所製成的炸彈則由孫毓筠負責在南京郊外偏僻的地方試放。

蔡元培加入同盟會後，翌年孫中山先生便派黃興到上海，持中山先生手書，委蔡元培為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部長。中山先生以重任畀予蔡元培，並非由於他名揚四海，實基於他在對革命工作的優異表現。這位文弱書生，一參加了革命黨，他的決心便無比的堅定，手段更是激烈。他認為要從事推翻滿清的大革命，就祇有兩條途徑，第一是暴動，第二是暗殺。除此而外，他更以演說和寫文章，作為輔助性的

在愛國女學裏，蔡元培煞費苦心的，為校內的高才生，講授法國革命史和俄國虛無黨黨史，激發那些千金小姐的壯志雄

中心。同時，又請鍾憲鬯和其他科學儀器館的同志，講授理化，更增多理化科的學分，作製造炸彈的準備。然後，他再吸收年齡稍大而根柢較深的學生，如周怒濤等正式參加同盟會。

炸彈製成不久，楊篤生憤然北上奔走革命，楊在保定認識吳樾等人，並給蔡元培一信，表示吳樾將來上海拜見，並送其妹入愛國女學就讀。不過，吳樾並未來滬，未幾報紙刊出新聞，吳樾赫然在北京車

站以炸彈行刺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，而吳樾所使用的炸彈，必是楊篤生提供，更與蔡元培領導的革命小組有關，這段珍貴的革命史實，迄今很少人提及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名人傳 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